

杏坛漫忆

房里的几个书柜，早就被各种书刊塞得满满的了。每次购得新书，总需将旧书来一番清点，看看哪些可以下架另行堆放，然后才能把新书塞入。前些天进城逛书店买回几本新书，在照例对原有的图书进行清理时，忽然发现一本名叫《品味人生》的书。抽出来一翻阅，想起来了，这是一本现代文化名人的随笔、小品选集，是一名学生10年前赠送给我的，扉页上还留有她的写得非常工整的十几行题词。看着那熟悉的字迹和朴素、亲切的话语，一幕往事不禁涌上了心头。

这名学生个头不高，仪表端庄、朴实，从外表看是个再普通不过的女孩，夹在人群里谁也不会格外注意到她。大三时，我给他们年级开设了一门专题课。她不仅选了这门课并且自始至终从没缺过课。她上课时总是坐在教室后排很不显眼的地方，但决非像有的学生那样是为了便于偷看其他的书籍、课本，因为我发现她听讲总是非常专注，并且认真地记着听课笔记。不过课间休息时，其他学生说说笑笑，出出进进，而她却总是默默地静坐在课桌旁，不苟言笑，颇显出一种落落寡合的神态。起初我只是看在眼里并没有很在意。后来时间长了，才从其他同学那里了解到一些真相。原来她的基础不算太好，学习有些吃力，成绩往往上不去，因此心理上颇有压力，甚至产生了某种自卑情绪，常以“丑小鸭”自况、自嘲，并因而形成



了一种孤僻和沉默寡言的性格。

原来如此。我的心里不禁添进了一份沉重。但自此以后也便对她格外关注起来了。有一天特意在辅导时间与她进行了一次长谈，着重肯定了她进取心强、对自己要求严格、学习态度非常认真踏实等长处，帮助她树立起前进的信心。往后还常结合一些成功者的实例，向她说明和强调勤奋、坚韧等非智力因素在成才中的重要作用。在一次公开讲评作业时，还对她的进步给予了大力表扬。同时也常在个别辅导时给她多吃一点“偏食”。此后，她的情绪和心态确实一天天变得开朗、欢悦起来了，学习成绩也相应呈现出不断上扬的趋势。我对此感到由衷的欣慰。

198 一年以后，他们要进行毕业论文的写作了。由于“丑小鸭”的选题与我所讲授的课程直接相关，指导任务便自然落到了我的肩上。看过她的选题和纲要，我感到颇富新意。于是帮她进一步推敲思路；她写出初稿；提出意见让其修改；再改……几个来回之后，待到一篇 6000 来字的定稿摆在我面前时，我当时引起的惊喜可以说至今记忆犹新。论文尽管篇幅不长却沉甸有力，无论是基本论点、整体构架还是语言表述，都新颖、严谨而又凝练，令人忍不住要击节叹赏。诚然，士别三日便当刮目相看，何况时间已经过了一年。这种进步，对她来讲几乎可以说是一种飞跃，“丑小鸭”快要变成“白天鹅”了。我毫不犹豫地给评了高分，并且郑重和相当自信地推荐给系学术委员会参评优秀毕业论文。事情的结局果然不出所料，论文获得了一等奖。当大红榜张贴在系办门口的揭示板上时，一时间引来了许多学子钦羡的目光。

毕业离校前夕，女孩送给了我前面提到的那本书。她在扉而上写道：“一生平凡/一世艰辛/默默地把知识贡献/一支粉笔/



画出知识王国的迷津/三尺教鞭/指点通向理想的道路/多谢您悉心的栽培/教诲如春风/师恩似海深。”凝望着这些深情和温馨的话语，心里真禁不住涌动起一种作为人民教师所特有的感奋与激动。其实，她在众多师长的共同关爱下经过个人努力所取得的进步乃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就我个人来说则只不过是做了一点分内的工作，尽了一点应尽的职责，并不值得赞扬更不值得感谢。我在这里只是想引申开去借以说明：在我们生活中的每一处，在每个普通人的身上，其实都存在着美点、亮点、闪光点，只是其量有多有少、表现形式或隐或显而已；重要的是我们要学会发现、懂得珍惜与呵护它们，并努力助其生长使之更加发扬光大。有时候，可能某些负面的东西会一时遮蔽和迷惑我们的耳目，但只要坚守清醒，悉心检视，就定然会发现总有美质在发光。一个人拥有豁达的襟怀和明朗的双眼，就会过得快乐而充实，并且得到生活给予他的美好的回应。



校园往事

我是上世纪 60 年代初，调到这座城市的一所高校工作的。我所在的系是一个大系，不仅学子众多，师资力量也比较雄厚，老、中、青约有近百人。由于自己当时正处于所谓风华正茂的年龄段，所以对于年龄相近的青年教师群体自然也就表现出更多的关注。

那时候，青年教师特别是单身者们，大多在教工食堂就餐。某一天午餐时，在我近旁的一张餐桌边围坐着本系的几名年轻女教师，正一边用餐一边热闹地说笑。我转过脸望去，发现其中有个姑娘却一直只顾低头吃饭而默然无语，间或嫣然一笑也颇有分寸。由于好奇心的驱动，我不禁多瞄了几眼。但见她秀发如云，面庞丰腴、白净，弯弯的双眉下闪动着一对明亮聪慧而又深沉和略带忧郁的眼睛，举止文静娴雅。待到她餐毕起身离席时，还发现她具有一副高挑袅娜的姣好身材。

当时我由于新调来不久，对许多同事还不甚熟悉。对这位“靓女”也仅仅是约略知其姓氏而已，其他种种则未知其详。往后，才得悉她乃是本系有名的淑女，三年前从首都某高校毕业后被国家分配来到此间任教。本来，教职工因各种缘由的调进调出原属正常的人事变动，谁也不会以为奇更不会激起什么波澜。但据说自从她来到以后，很快便在系内外引起一阵阵骚动。“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几年间，来自各方面的求爱者竟



然络绎不绝。其中既有相貌出众、才华横溢者，也有家境殷实、位居要津者。但令人诧异的是，不管求婚者是谁以及如何信誓旦旦、矢志不移，她都心静如水，不为所动。不过又绝不恃美自傲，而是一如既往地以平和亲切的态度对待周围的人们包括那些孜孜不倦的追求者。但人们却禁不住窃窃议论开了：有人认为她择偶未免设限过高；有人怀疑她有什么隐疾；有人则断言她根本就是个独身主义者……由此，她竟然成了一道斯芬克司之谜，数年间无人能够破译。

的确，人们的上述种种猜测，全是对她的一种“误读”。当我工作约半年左右之后，真正的谜底终于揭开了。事情的经过是：姑娘眼见那么多人为情所困，自己也不堪其扰，还接连招来种种猜疑与曲解，于是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终于决定由一位密友代为亮出了底牌。原来，早在念大三时，她即已与一位品学兼优的男友海誓山盟，对之以身相许。岂料风云突变，时隔不久男友就被划为“右派”并被放逐到西北某地去进行劳动改造。这场十分意外的重大变故，给她带来的政治压力和思想苦闷是不言而喻的。只是，她并没有采取当时人们在类似情况下习见的“划清界限，脱离关系”的举措。因为她坚信男友是好人 and 无辜者，纵然此刻沦落天涯自己也要痴情不改，一生守候。而之所以长期严守这一“机密”，乃是由于她是共青团员，担心曝光以后会遭受批判和处分。当迫于无奈终于亮底以后，果然上下一片哗然。所幸的是倒并非都是非议，同情者、叹服者也颇有人在。虽曾受到“要站稳立场，帮助对方早日归队重新做人”之类的警劝，却未曾受到组织处分。最为重要的是：自此以后，一场迁延很久的爱河竞逐波澜和那些蜂起的流言蜚语，总算逐渐平息和消弥了。不久以后那位边塞落难者由于表现良好被“摘帽”，好多年以后又被彻底平反，并终



与苦心守候的痴情女喜结连理。如今老两口安然蛰居于某城，虽早已华发满头却情深意笃如故。

往事悠悠，许多都已沉埋于记忆的底层。今天重新回想起这一段爱情传奇，乃是缘起于近期偶然读到某著名电影演员写的一篇散文中的一段话。她说，在婚姻方面她有过坎坷，在她最需要爱的时候，她现在的丈夫——一位著名华裔音乐指挥把爱无私地给了她。而她嫁给他并不是为图金钱、花园洋房和名誉地位，“我当时说过，要是有人给予我同样的爱，我也会毫不犹豫地嫁给他。”读到这里，像我这样的已经到了不容易激动的年纪的人，也不禁被深深打动并沉思了好久。诚然，真正的爱情，往往是超越金钱、地位等世俗的功利欲求的。只要两心确实真诚地相知、相印、相亲，任何外力也无法使之剥离。从40年前我那位值得尊敬的女同事到今天的同样值得赞赏的某著名演员，她们的行为和心迹实实在在地印证了真心无价、真爱无敌、真情永恒这一生活定则。借问世间的有情人：能够从此中得到某些人生的启迪和感悟否？



永续的爱

轮椅上坐着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身体孱弱而神态安详。老伴则在身后，步履艰难地推着轮椅缓缓前行。每到一件精美的展品面前，他们便停下来仔细观赏，有时还轻声交谈几句，发出会心的微笑，流露出一种快意、满足的神情。

这是我旅美期间在洛杉矶参观一次艺术展览时所看到的一个场面。美国的各种博物馆、艺术馆非常多，我在多座城市旅游中参观这些地方时，不止一次看到过这样的镜头。不同的只是：坐车者或为老妇，或为老翁；或为体弱者，或为残疾人。

每次看到这种情景我都非常感动，禁不住要停下步伐注视他们良久。

我感叹他们对美好事物的永续的爱。这同时也正是对生活、对生命的永续的爱。参观这种地方，对健康的中青年人来说十分寻常；而对他们这样的行动十分不便的老人来说，却是何等的不容易。但爱能战胜一切困难，他们竟然来了，而且如此兴致勃勃。

我感叹他们老夫妻之间的永续的爱。共同跋涉了几十年的人生长途，历经风雨，直到垂暮之年仍然能这般两情缱绻，甘苦与共，生死相依。这种深挚的爱同样使他们能够在生活中克服一切险阻，携手共进，欢度余年。

但愿人间能多一些这种永存的爱，使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午夜阳光

他是一位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史教学工作的老教授，生活简朴而嗜书如命。无论到系里上课还是去图书馆，手里总是拿着一个用白色毛巾缝制的书包。有时也夹在腋下。长年如此。因此这已经成为他独有的一个标志。

“文革”初起时，一次学校组织一批教师进城听报告。集合地点一改再改。他在跑了不少冤枉路之后，禁不住埋怨说：“这不是折腾人吗？”不料很快被曲解、上纲为“共产党折腾知识分子”，遭到一番猛烈的围攻、批斗，让他惊诧莫名。更使他伤心的是，在破“四旧”时，他的几千册藏书被造反派全部拉走没收而且从此下落不明。这等于要了他的老命。他真是心如刀绞，欲哭无泪。

尽管如此，作为一名正直的、毕生追求进步的老知识分子，他仍然“狠斗私字一闪念”，紧跟形势。1968年冬，学校师生走出校门，到农村去边野营拉练边搞斗批改。白天行军、开会，晚上分散住宿在老乡家里。他虽然年老体弱，但一直奋力追赶，与大家行动在一起，而且总是辞谢别人的特殊照顾，足见他的律己之严。

一天上午，一个全校性的宽严大会在一处很大的场院里举行。先是宣布了几个“坦白从宽”的案例，即对几名主动交代了自己的“问题”和“罪行”的人宣告从宽处理，作为样板。



然后大会主持者厉声警告说：在场的人中间，尚有有问题没有交待的人，必须立即主动站出来到主席台前坦白交代，否则必将从严处理。紧接着是一阵此起彼伏的口号声，气氛越来越紧张。见会场没有什么动静，主持者发出了时间限令。时限将到时，有一两个人起身跑了过去。但此后再无动静。主持人的口气更严厉了：“还有3分钟……两分钟……1分钟……”在全场寂静得死灰般的恐怖氛围中，老教授突然被早已安置在身后的两名彪形大汉反扭双手、拽住衣领、按下脑袋揪到主席台前去了。

接下来所宣布的他的问题是：家里白天也门窗紧闭并拉下窗帘，而且从室内各个角落搜出不少粮票和现钞，使人感到神秘莫测。而根据老教授的说明，事实是：他的老伴是一名胆小怕事、没有文化的家庭妇女，由于被当时猛烈的抄家、批斗的风暴所惊吓，所以白天也不敢拉起窗帘；粮票、现钞则是多年节俭所积攒，绝非不义之财，料想是由于担心再次被抄，所以分散藏匿了起来。而这些，老教授自己事先是并不知道的。

但这在当时的形势下是说不清、道不明的。他愈寻思愈觉心灰意冷，前途无望；夜里躺在炕上翻来覆去，难以成眠。大约在午夜时分，他终于翻身坐起，披衣下炕，一个人静悄悄地走出房门；但并没有像往常那样朝厕所走去，而是走向了不远处的一口水井，他决心要了此一生。

出乎意料的是，正当他甩掉衣服准备纵身下跳时，有人用双臂从后面紧紧将他拦腰抱住，并且高喊：“老师，你不能这样！”

原来这是与老教授同住一铺炕的两名中年教师之一的L。从大会散会以后，L就一直在关注着老教授的情绪变化。晚上发现老教授辗转反侧，叹息连连，他也没有成眠，始终在静观动向。待老教授披衣出门以后，他恐有不测，于是也立即起身



悄悄跟在后面；而当老教授走近井台险情即将发生时，便出现了前面提到的那一幕。

在严冬的午夜时分，在寒风凛冽、滴水成冰的时刻，一位善良无辜的老教授终于得救了。人间仍有温情在，人的良知和爱心并没有完全泯灭。

老教授在新时期焕发了青春，不仅教书育人成绩斐然，而且出版了一本又一本精心结撰的明清小说研究专著，成为这一学科领域全国知名的专家。但当年若没有改变其命运的那一刹那，也就不会有后来的这一切。因此，他说他永远也忘不了那一抹温暖的、使他得以重生的午夜阳光。

如今老教授虽已作古，但我相信他一定会欣然无憾，含笑九泉。



品格

有一次，我和妻子上街购物。那天公交车特拥挤，于是我们打“的”归来。出租车在大院里停下以后，我们打开车门刚钻出身来，恰逢他从旁边路过，并立即停下来关切地问：“怎么啦，上医院了？你们俩谁病了？”我们随即告诉他不是看病而是上街购物去了，他这才释然离去。这件小事深深触动了我们，并被议论了很久。因为这说明在他看来，出租车可是不能轻易坐的，除非有生了病要去医院就诊之类的急事。我们丝毫也没有讥笑他这是一种滞后于时代的消费观。倒是透过这个生活细节，充分看到了老人节俭的品质并且油然而生敬意。

几年前，他的老伴就去世了。老太太患有冠心病。平日里，经常可以碰到老俩口在大院外面的林荫道上肩并肩地散步、聊天。看得出两人之间的情深意笃，特别是他对病妻的悉心关爱和体贴。不料一天深夜，老太太突发心肌梗塞，待拨打“120”后救护车赶到时，却因抢救无效而死亡。几十年相濡以沫的伴侣遽然离去，他不禁白发频添，而且原本清癯的面容显得更加消瘦了。从此白天总是深居简出，很难见到他的身影。但清晨和黄昏，在离大院不远的北运河畔，人们却经常可以发现一名衣着简朴、身材瘦小的老人背着手在来回地漫步和沉思。那正是他。

人生的际遇，有时真是难以料定。斗转星移，正当他从丧



妻之痛的阴影中逐渐走出，他自己却不幸被发现患了不治之症。所幸尚是早期。所幸他精神上并没有被击倒。此后他更多的时间已是在家门之外，经常与周围的熟人谈天说地，与院内的孩子们嬉笑逗乐，把自己融入了众多的人群之中。与此同时，他也在医院做了手术，并积极进行放疗。

那是一个冬日临近中午的时分，我从城南办完事坐公交车往回返。车开过市内一家著名的大医院以后，我忽然发现车厢中部站立着一个个头不高的老人，双手正牢牢把着右侧座椅的靠背，一动不动。好面熟！定睛仔细一瞧，正是他。我赶紧起身上前，把他搀扶到后部我的座位上坐下，并询问有关情况。原来他定期在这家医院作放疗，近期每隔天来一次，每回都是这么坐公交车来回跑的。他说得非常平静而自然。而我却不禁百感丛生，心潮难平。老人啊老人，我们打“的”时，你以为是生病去医院了，可为什么你自己身患绝症到医院治疗，却竟然要一次次去挤公交车？

离大院不远处的一家中档餐馆开业了。大门口的匾牌广告上说，该店的特色菜腰花系列乃是沈城一绝。我和妻子出于好奇曾经去品尝过，并且转而又多次向老人推荐，建议他不妨前往一尝。也许是不愿拂逆我们的好意吧，在犹疑许多时日之后，有一天他终于由女儿陪着去了。正巧那天我们也在场。父女俩只点了一荤一素两样菜且不去说，令人更为心动的是：当服务员摆上带小毛巾和牙签的袋装竹筷时，他却坚持要求换了两付散装一次性筷子。邻桌几位就餐者见此情景颇现不屑的神色。而我们当时却真是感慨系之。

他究竟是谁？他并非穷汉，而是收入颇为丰盈。更非吝啬鬼，而是每逢赈灾、捐助活动必有义举并慷慨当先。他也并非等闲之辈，而是一位著述宏富、名重当世的大学教授。他虽已



属耄耋高年却童心未泯。身为名家却葆有平易、简朴的平民风范。而这正是其品格魅力之所在。可惜天不假年，去岁严冬时节一个飘雪的日子，他终于魂归道山，在首都的一家医院悄然长逝。当朔风传来悲音之时，大院里熟知他的人们都唏嘘不已。死者已矣，生命不再；活着的人们将会铭记他精神品格的光耀，在深深的感念中去努力创造新的生活。





在老舍家喝豆汁

210

作家、美食家汪曾祺老先生前些日来沈讲学之余，曾谈到各地名吃。他说：“都说北京的烤鸭有名，其实……”，我怀着极大的兴趣想看看“其实”后面转出的北京名吃是什么。本人 20 世纪 50 年代曾在北京住过几年，除烤鸭外真还说不出北京更叫得响的名吃是什么。万万没有想到被美食家圈定的北京最有名的名吃“其实”“还算豆汁”。尽管它酸溜溜的像泔水，“但老北京没有不愿意喝它的”。并且说“你要是想看看北京风土人情，那就不能不喝碗豆汁”。这么说来，我也算了解北京风土人情的了，因为我曾喝过北京豆汁。生平惟一的一次喝豆汁是在老舍先生家。那是 1987 年春末，全国第三次老舍研究学术讨论会在北京召开。会议结束后，与会几位朋友相约同去瞻仰老舍故居，拜访老舍先生夫人、著名画家胡絮青及其子女。这是一所典型的北京四合院，是老舍从美国回来后用稿费购置的私宅。老舍先生从解放后到逝世在这个小院居住了 16 年。老舍先生的女儿、儿子——我们的老朋友舒济、舒乙在迎接大家。老舍生前十分喜爱花草，紧张的写作间隙，常常自己动手在小院里栽种各种花卉及盆栽，还有柿子树。我想“丹柿”小院大约正来源于这柿树吧。现在老舍家中仍然是鲜花簇簇，把宽敞的客厅装点得清新、幽雅，也不乏绚丽。据说每到秋季，黄灿灿的柿子缀满枝头，老舍一家常用这浸透着主人深



情和汗水的果实，招待八方来客。遗憾的是我们来的时候，柿树才刚刚吐绿。胡老及其子女们则用北京的著名小吃——豆汁来招待我们。恐怕没有比豆汁更具北京特色的小吃了。人多，客厅显得小了。于是两张方桌就摆在小院里，桌上摆着各种让人垂涎欲滴的小菜。豆汁还冒着腾腾热气。我们怀着对主人的深深感激之情品尝着这名吃。有的朋友喝了一碗又一碗，丹柿小院充满了欢声笑语。

老舍先生不仅是位举世公认的伟大作家，他对中国的饮食文化也颇有研究。他不仅熟悉北京饮食业的不少老字号，还常常在那里会友，领略北京饮食文化的风采。他既是北京饮食文化的欣赏者，同时他对饮食文化又有许多建树。他的不少作品就常以饭铺、酒肆为背景。在相声《维生素》中，介绍一系列中式名馔、特别是对北京佳肴如数家珍。为了保留饮食文化遗产，老舍曾热心帮助整理挖掘了 30 多种北京风味菜肴，为继承和发展北京传统饮食文化做出了贡献。特别不能让人忘怀的是，老舍还专门为北京“晋阳饭店”的风味小吃“刀削面”、“猫耳朵”、“拨鱼儿”提笔赋诗，为一些饭馆留下墨迹，从而把饮食与文化联系起来，张扬了北京饮食文化的风采。



温情永在

父亲辞世已经半个世纪了。然而，似乎时间愈久远，愈使人能体察到他那严肃的外表下所潜隐着的浓郁的温情。

经过抗日战争的8年离乱，我们全家人终于又在武汉老家团聚了。那时我已是一名少年。在我的印象里，与和蔼慈祥的母亲不同，父亲是一个严肃而不易亲近的人。他不苟言笑，对我们兄弟姊妹的要求十分严格。他常用“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的格言来开导我们。有一次我在家里写作文，他背着手走近前来一看，发现我的毛笔字写得很不好，当即沉下脸来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并责令我此后一定要把字练好。还有一次，他正在前边的书房陪客，我在紧邻书房的卧室与母亲不知为了一点什么事闹得哭哭唧唧，他立即起身跑过来严厉制止，待到客人走后，又把我叫到跟前进行了长时间的训诫，责备我为什么如此不懂礼貌，有失教养。此事曾使我很久感到心情压抑和抬不起头，并越发觉得父亲的严酷和难以接近。

但也有一点使我十分感动并印象很深，就是：父亲虽然对我的零用钱控制很严，不过凡是学习上需要的花费——举凡交学费、购买学习用品等等，不管多少，他都特别慷慨、大方、痛快，绝无半点犹豫，有时还主动询问还需不需要什么。这就给我的学习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是年秋季，我和三姐分别插班进入了武昌实验中学和师范



学校。我们学习都很用功。次年春季一开学，我们便获知两人在上学期都获得了各科考试总分的全班第一名。两名从乡下来到大城市重点学校念书的青少年竟然双双夺魁，不禁使两所学校的两班同学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轰动。

这个消息很快便由我的一位堂兄传到父亲耳中。一向不轻易露声色的父亲似乎并未明显为之动容。我和三姐也均未在意。生活的车轮照常运转。

春暖花开的一天，堂兄忽然告诉我：“明天礼拜天，么叔（指父亲）要领你和三姐到中山公园去玩呢。准备一下吧。”

这个信息既令我高兴又吃惊不小。因为这对一向严肃敬畏、一贯全身心忙于工作的父亲来说，实在是一个很不寻常的动作。

中山公园是武汉最大也最有名的公园，在汉口。而我们家住在武昌，中间隔了一条长江，相距甚远，且当时尚没有长江大桥，交通并不便利。第二天一大早，年近花甲的父亲便与我们一道坐车，乘渡轮，再坐车，去到中山公园。他与我们在那里漫步，赏景，喝茶，拍照，盘桓了一整天。父亲虽然照旧言语不多，但欣慰之情灼然可见，对儿女的发自内心的亲情，不仅在当时并且直到今天仍使我感到温馨。

往事并不如烟远逝，它经常缭绕脑际并启悟我：人间情爱的表现形式并非只有一种；有时，在某种严厉的外壳下所包孕的爱，反而更加具有激发力，更加显得深邃、浩瀚和悠久。

